

### 我们的节日

除夕,俗称大年夜。“除”是台阶,《朱子家训》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就离开了原来的台阶,所以有除去、更替的意思。“夕”本义是月亮露出一半,指傍晚,延伸为夜晚。“除夕”特指一年最后一个夜晚,也叫“除夜”。大年夜俗称大年三十,其实农历腊月有时三十天,有时只有二十九天,从2025年开始连续五年都是腊月二十九过大年。

除夕,是旧的一年的终点;春节,古人所说的“元旦”“元日”,是新的一年起点。辛亥革命后引进公历,将“元旦”这个名称给了公历一月一日。这辞旧迎新的过程就叫“过年”。“年”,《说文解字》解释为“谷熟也”,在冷热适中的黄河流域,五谷一年一熟。苏轼说,“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大有年”,就是大丰收的意思。“年”后来延伸到历法意义上,就是从春节到除夕的长度。

除夕的习俗有全家团圆、祭祖、吃年夜饭、压岁钱、互相串门以及守岁等。西晋周处《风土记》记载:“蜀之风俗,岁晚相与馈问,谓之馈岁。酒食相邀,为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可见,“除夕”这种说法以及拜年、年夜饭、守岁这些习俗存在了两千年。

最能让人感悟到时光的流逝,引发人们对岁月、人生的思考:“明朝镜揽休怜色,未入新年鬓已华”“浩荡江湖容白发,蹉跎舟楫待青春”“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但是,欢乐毕竟是主旋律。作为一年最大的节日,喜庆、畅想、承前启后,是从国到家最重要的主题。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是团聚的日子。四处谋生的游子纷纷从各地回到自己的故乡,在进入市

在没离开故土前,一起吃年夜饭的,当然都是自己的父母家人。来上海的前十年,因种种原因没能回乡过年,作为上海“原年人”,我有过多次和同事、老乡、朋友一起过除夕、吃年夜饭的经历。

第一次是1996年。那年我受所在安保公司指派,在汽车城安享一家汽车配件厂做门卫,与另外8个同事一起过春节。记得除夕上午,我和山东小何、河北小胖子等一起去安享镇上购买年货,然后又让我们而来的四川小柳领着去理发。人多好干活,下午我们一起买汤圆,不大一会儿年夜饭菜烧好,摆满两个拼在一处的办公桌,九名保安团团围坐在一起。班长买的是啤酒,在岗的除夕,其他人举杯痛饮。那个春节是我第一次离开故乡,不在父母亲人身边、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一起过年,却也体味到别样的热闹,充满了新鲜感。

1999年那年除夕,记得是个阳光灿烂的晴天。下了夜班一直睡到中午,我和搭档陈功起来各自弄了点吃的。吃完饭,陈功试着自己弄了年夜饭还像平时那样各吃各的吗?我说:“怎么会呢?一块烧吃!”二十岁不到的陈功一听,立刻眉飞色舞起来,说这还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在外地过年呢。

大概三四点样子,我与陈功到共和新对面的大菜市场“赶年集”,归来后我对陈功说:“你淘米烧饭,我来做菜。”边忙碌边和陈功聊天说地,回忆各自童年过年的情景和各自老家过年独特的春节习俗。没有电视机,我们把录音机开得震天响,伴着歌声,听着炒菜锅刺刺的油炸声,闻着菜香,原本寒冷的小屋多了几丝温馨的年味。摆好菜,我们相对而坐,就着昏黄的电灯光,一

场经济后,还诞生了一个崭新的现象“春运”,形成了最有中国特色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过年有四种事情要全家一起做的,一是祭祀祖先,阖家向祖先报平安、向祖先祈求平安。二是年夜饭——围着桌子,不仅仅是享受一年最好的美食,更是温情、是感恩、是关爱、是珍视、是全家一起并肩携手面对生活风风雨雨的宣誓和动员。三是年夜饭,晚辈向长辈行礼,长辈发压岁钱或者说“押岁钱”。《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就写到贾府大年夜“散押岁钱、荷包、金银牌”。五十年前的“大别山区,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压岁钱从五分钱到两毛钱不等,我在枕头下捂几天,要交学费,不能当自己的零花钱。四是全家守岁。当然从年夜饭到守岁中间还有很多社交和娱乐。我小时候,晚饭后小伙伴们人手一盏油纸灯笼,装上蜡烛,成群结队串门讨糖、讨瓜子,其乐融融。恰如《红楼梦》里写的“一夜人声杂沓,语笑喧阗,爆竹起火,络绎不绝”。不管贫富贵贱,过年的快乐是相似的。

守岁是过年最重要的事情。重要到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它写诗,诗的标题就叫《守岁》:“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皇宫如此,民间亦然。苏轼说:“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似乎写的就是五十年前的我。守岁不同于熬夜。在五十年后的我看来,守岁没有仪式,却最有哲思。从年尾到头,目送着旧时光的流逝,眼看着新时光的到来——平时默默流逝的时光此刻似乎变得清晰可见。

当时钟过了十二点,门口的春联贴好了,鞭炮声又响了起来。当年每到此时,姐姐已经为我准备好新衣、新鞋、新袜……在父亲的催促声里,我恋恋不舍地上床,醒来就是新的一年。宋代诗人方岳《除夕》如此赞美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东风自此无闲暇,万里乾坤一夜新。”所有的不愉快都随着旧岁一起过去吧,让我们敞开心怀迎接新年!

起举起了酒碗(忘了买杯子)。世纪末最后一个春节过得有点寂寥,但好歹有位小阿弟陪着过年。可惜陈功在次年的阳春三月辞职回老家秦兴了,如今应该早已为人夫为人父了吧,是否会和他的家人说起他在上海过的那个不一样的春节呢?

## 一起吃过年夜饭的

刘千荣

到了新世纪,2001年的春节,吸取去年的经验教训,不想一个人过春节的我老早和老乡刘运打招呼去他那过年。大年三十刚吃完午饭,刘运就迫不及待地打我寻呼机问我何时过去。我说不着急的,太阳偏西我就骑车出发,反正也不远。年三十是个微风轻吹的大晴天,但我们出门没骑多远就感觉后轮没气了。跑了几处修车店都因过年

我常常在笔底下陶冶绿水青山,也常常在梦境里欣赏鸢飞鱼跃。这回到,到了位于海南岛的“天涯海角”,心旷神怡。关于海南的蓝天白云,关于海南的椰树蕉林,人们有过无数次的文化审美和艺术感受。而跳入我眼帘的,则是火红似初阳的三角梅。

从三亚到海口,无论是乘高铁依窗而望还是乘汽车边走边瞧,田野里、公路旁,均可见一垄垄一簇簇的三角梅,时而像勇士列队,时而像蛟龙盘踞,时而又像绿色长城一样守护着这块古老无垠的岛屿,感恩着每一个前来岛屿的宾客。

### 七夕会

与广东人过年吃发菜相似,上海人过年则以吃八宝饭为风尚。前者博“招财”之口彩,后者许“进宝”之愿景。南北呼应,东西唱和,你招财来我进宝,倒也闹猛,为年味拉了些气氛。

不过呢,上海人过年还有一样宝贝——看上去无足轻重,餐桌上有它,谁也没觉得被惊扰到;餐桌上若无它,谁都觉得好比发压岁钱了。《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就写到贾府大年夜“散押岁钱、荷包、金银牌”。五十年前的“大别山区,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压岁钱从五分钱到两毛钱不等,我在枕头下捂几天,要交学费,不能当自己的零花钱。四是全家守岁。当然从年夜饭到守岁中间还有很多社交和娱乐。我小时候,晚饭后小伙伴们人手一盏油纸灯笼,装上蜡烛,成群结队串门讨糖、讨瓜子,其乐融融。恰如《红楼梦》里写的“一夜人声杂沓,语笑喧阗,爆竹起火,络绎不绝”。不管贫富贵贱,过年的快乐是相似的。

守岁是过年最重要的事情。重要到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它写诗,诗的标题就叫《守岁》:“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皇宫如此,民间亦然。苏轼说:“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似乎写的就是五十年前的我。守岁不同于熬夜。在五十年后的我看来,守岁没有仪式,却最有哲思。从年尾到头,目送着旧时光的流逝,眼看着新时光的到来——平时默默流逝的时光此刻似乎变得清晰可见。

守岁是过年最重要的事情。重要到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它写诗,诗的标题就叫《守岁》:“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皇宫如此,民间亦然。苏轼说:“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似乎写的就是五十年前的我。守岁不同于熬夜。在五十年后的我看来,守岁没有仪式,却最有哲思。从年尾到头,目送着旧时光的流逝,眼看着新时光的到来——平时默默流逝的时光此刻似乎变得清晰可见。

说实在的,满桌年菜里真的很难挑选出像海蜇

头那样吃口爽脆、嚼声响亮的品种。

有时,所谓幸福,就是把日子过得像吃海蜇头那样“嘎嘣脆”。那不正是辛苦了一年的人们对今天、对明天美好生活的期待嘛!

一年的开头开得不响,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当中心城区燃放鞭炮被限制时,我们确实需要找到另一个“气氛组”来烘托,博个好意头。吃海蜇头,算是一种

补偿吗?我是经历过困难时期的。记忆里,家境再不济,春节餐桌上从来不缺海蜇头。几十年来,父母坚持不懈,秉性难移。我断定他们根本不可能意识到可以搭上我在“嘎嘣脆”里进行“美学散步”的顺风车。

是的,许多人吃了一辈子海蜇,可一辈子也没搞清楚海蜇是什么东西。其实很正常,陪伴人一生的指纹,有谁知道手指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圈圈、有什么用?难道它生来就是让杨白劳大年三十在喜儿的卖身契上按手印的吗!

海蜇是众多水母中的一种,属于钵水母亚纲、根口水母中的一路。

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对海蜇作出准确的描述,《文选》收郭璞《江赋》,中有“瓊蛄腹蟹,水母目虾”句,唐代李善注引《南越志》曰:“海岸间颇有水母,东海谓之蚝。正白,濛濛如沫,生物有智识,无耳目,故不知避人。常有虾依随之,虾见人则惊,此物亦随之而没。”又,清朱仕玠著《小琉球漫志》:“水母,闽人谓之蚝,又谓之蜆皮。”

惜别癸卯,迎来甲辰。冬夜,左手一卷古诗集,右手一壶碧螺春,品读古人留下的“惜时”诗,别有一番感悟袭心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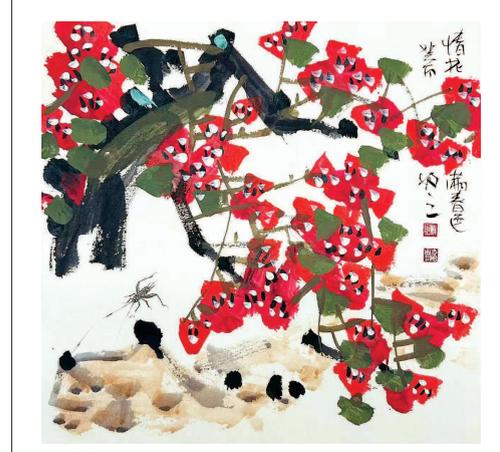
记得小学时代,就受到了父亲的特别赐予:一张写在信纸上的工整诗抄: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我将纸条让老师看。老师首先赞叹了我父亲“硬笔书法的确优秀”,然后告诉我这是唐代颜真卿《劝学诗》的节选。老师说,此句深入浅出,劝勉年轻人不要虚度光阴,应当努力学习,报家报国,建功立业。从此以后,父亲和老师的谆谆教导

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三亚专门建起了12.6万平方米的生态养息繁衍大型基地,这么大面积的实验空间和创新创业平台有助于三角梅强化种质资源库的建设,其中室外展示约200种,室内达250多

## 品味三角梅

万伯翱

种呢!你看,本是绿攀援状灌木的它却在高超园艺师和园艺工人的嫁接、修剪及辛勤培育下,竟然变成一盆又一盆超大的盆景。远远望去,小乔木碗口似的主干顶上,无数花苞竞相开放像红色的云霞。



情花满春色 牧之作

显然,虾和海蜇形成了有趣的战略伙伴关系——海蜇又聋又瞎,严重妨碍它的自主行动。但不要紧:小鱼小虾常常栖于海蜇口腕周围,小鱼小虾们感到面临外界敌意攻击时,就会立即躲进海蜇口腕之间,并且警示海蜇全部赶快收缩,迅速沉没于大海深处。唇亡齿寒、患难与共的理念,在海蜇与海虾身上得到最好的传神写照。

熟悉渔家生活的作家王寒敏锐捕捉到了海蜇成为盘中餐前的“倩影”:“游动时,如江南的绸伞,如帝王出行的华盖,如玲珑的灯笼,如狮子的金毛,如彗星扫尾。流苏飘飘,美丽多姿。”(《东海寻鲜》)作者的文字无疑是生动的、形象的、漂亮的,可是总觉得尚未完全传递出海蜇的优雅和灵异。我的建议是:请大家去倾听一下圣桑《动物狂欢节》第7节“水族馆”吧——我相信作曲家描绘的对象就是海蜇而不是其他。从中,你会

成了我惜时的动力。在安徽插队的8年,我靠着从上海带去的12本数理化丛书,自学完成了高中的课程。回沪后,我在繁忙上班之余先后攻读了三个高校课程并当上了人民公仆。如今,家中收藏的3000多册各类书籍让退休以后的我乐不可支。尽管现在依然承担着不少工作,但是见缝插针看书的习惯仍在坚持。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每到辞旧迎新之际,都会翻出“惜时”诗,检点以往,再聆劝诫,从而更珍惜之后的每一刻光阴,为人生添彩。

## 迎新每读“惜时”诗

冯联清

感谢辛勤的养花人,让芬芳艳丽的花朵美化这座海滨城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花匠是间接的灵魂工程师,是一份最风雅的职业。

海南的园艺家不但有着高贵的品质,而且有着高超的专业技能。他们在主干上进行父母本劈接,能保证冠状枝头上的多生。且在健康无虫、无病朝阳的枝条上,园艺师和技工还能进行条条枝接。盆栽株株不同造型的空中和地上繁花似锦的红、橙、黄、白、紫等不同系列色泽三角梅怒放起来,十分奇特。更令人感叹的是,叶子也分别有单叶、斑叶和多种绿叶相互陪衬硕大的花冠呢。我这个有十年

工龄的三级老园艺工非常仔细欣赏这里的三角梅:它的花瓣很像它的绿叶,每个花瓣上竟有明显清晰的似主叶脉和分叶脉呢。低头再细看,每朵花中又挺立起两到三个花蕊,我看到的都是点点黄色组成,远看也像小小野花儿。我天天面对海口住屋凉台上的两大盆红白三角梅(没有主干而是花枝招展的标准灌木丛状),突然想到宋朝(1098年)被流放海南荒岛的大文豪苏轼。在他的暮年,显然并没看到过这鲜艳漂亮无比的三角梅。否则,当会写下脍炙人口的三角梅诗篇吧!



夜光杯

### 雅玩